



## 大河奔流 在彝海想起小叶丹

在大凉山星罗棋布的海子中，彝海是最闪亮的一个；在为数众多的彝族头领中，小叶丹（果基约达）是最受人拥戴的一位。在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壮丽史诗中，“彝海结盟”是动人心弦的一章，将彝海和小叶丹永远铭刻在中国革命的史册上。

我来到彝海的时候，阳光照耀着海子，清风吹拂着山岗，周围寂静无声；但我却分明看到小叶丹正率领果基家支的彝人，沿着1935年5月的崎岖山路，威风凛凛地朝着彝海走来。

果基家支所在的羊坪子也许距离彝海并不遥远，但他们在岁月的长途上已经走了很久很久：涉过安宁河、雅砻江、南桷河湍急的波涛，翻过锦屏山、牦牛山、小相岭险峻的山峰，身后是一个民族的千年沧桑，走过的每一步，都带着血与火，饱含着屈辱与抗争。

小叶丹带着人马朝着彝海走来，他们将要面对的是一支被称为工农红军的队伍。这支队伍从井冈山出发，穿越枪林弹雨，走上了挽救中华民族的长征之路。此时，大渡河的涛声依稀可闻，跨过去就是胜利！但后面的追兵已越来越远，眼前却又是令汉人生畏的彝人区——大渡河变得遥不可及，红军面临难以逾越的困境！

在这危难时刻，小叶丹站了出来，站到了红军将领刘伯承的面前。看着红军将士可亲的面容，听着红军将领诚恳的话语，他明白了红军的事业与彝人的关系……分不清这时充盈在他心胸的，是彝族汉子的义气和豪气，还是被人尊重的感动和感激——他要与红军结盟，和刘伯承结为兄弟！

用粗糙的大碗从彝海舀来湖水，将大公鸡新鲜的血液滴进其中，殷红的血顷刻便溶入了清澈的水。刘伯承与小叶丹双膝着地、并肩而跪，将手中的碗盏庄重地举起，他们对着彝海和天

空铿锵盟誓，然后将相融在碗中的血与水一饮而尽！彝海深邃，天空高远，碧水和蓝天共同见证了歃血为盟的神圣一刻。

这是一个部族首领与红军将领的结盟，也是一个民族将自己的命运与中国革命紧紧地系在了一起。当小叶丹接过刘伯承授予的“中国夷(彝)民红军沽鸡(果基)支队”旗帜，他看到了民族前进的方向，明白自己率领的队伍应该走一条怎样的道路。

红军沿着“彝海结盟”这条友谊之路，穿过了险象莫测的百里彝区，迅速强渡大渡河，跳出敌人包围圈，走向万里长征新的一程。而封闭的凉山彝区从此向外界敞开大门，经受着八面来风，去迎接一个新的纪元。

当我在2022年初夏的清风中想起小叶丹，这个顶天立地的汉子，已在1942年的冷雨中魂归青山。但今日的风中仍然萦绕着他的气息，凉山的土地留下了他的印迹：山坡上有他和刘伯承促膝交谈、立誓为盟坐过的“三块青石”；海子边有他与刘伯承以水当酒、举盏向天的“取水点”；他和他的家人倾家荡产、用生命保护下来的“红军旗”，在无声地告诉人们，彝族儿女为实现理想作出了怎样的牺牲……

我在彝海五月的阳光下想起小叶丹，感动的不仅仅是彝族汉子的义薄云天，更是敬佩他在红军长征危难时刻毅然作出的抉择，以及这个抉择对中国革命胜利所具有的不可估量的意义。

“彝海结盟纪念碑”巍然耸立，后面是山的苍郁，前面是水的澄明，小叶丹和刘伯承昂然挺立在阳光和清风中。岁月在轮回，光阴在流逝，他们的形象在中国革命的史册上，却愈来愈高大，愈来愈清晰。



扫描二维码  
可阅读全文

### 推荐榜



陈民宪

天童 天童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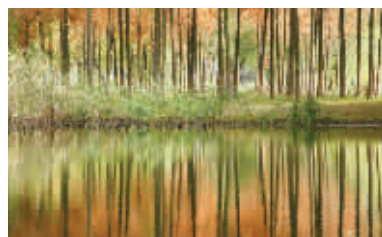
俞强

高山流水·纪念苏东坡  
九百八十六岁  
阳历生日



大山雀

大自然的油画



乐建中

宁波闲话：  
脚骨直细，纯是力气



毛燕萍  
扇之四季  
随想·冬



## 何良京 令人遐想的 “东钱湖时代”

如今的东钱湖是一个远离大海、景色旖旎的城市湖泊。然而考古证实，东钱湖是地质时期留下来的海迹湖。所谓海迹湖即是原属海域一部分，因泥沙淤积，历经沧海桑田的变化后，慢慢脱离海域成了一个独立的水体。虽然，东钱湖脱离海成湖已是数千年甚至数万年以前的事了，但在十四世纪后期开始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，东钱湖仍与大海有过密切交集。那就是中国海洋渔业史上曾经出现过的一个独特的现象——“东钱湖时代”。

明洪武三年(1370)，大明朝实施海禁，为此，部分舟山渔民被迫迁居至东钱湖沿岸从事内湖捕鱼。比照大海，东钱湖的水面同样辽阔浩瀚，但却风平浪静。于是在这个相对平和的环境里，渔民们不仅捕鱼生产，还积极“练兵”，不断创新演练新技能。其中最有效的是他们在实践中发明的“对网作业法”，即两艘渔船并头拉一张网捕鱼，该捕捞技术使鱼获量成倍增加。

所谓机会只给有准备的人，至隆庆年间(1567—1572)，海禁解除，东钱湖渔民立即着手对内湖渔船(俗称丈八河条)进行了改造，加长加宽，并增设了生活区，以适应外海捕捞作业。此后，每年农历八月十六后，当地渔民就抱团组队，渔船通过翻堰、过坝、下河、出海，浩浩荡荡奔赴舟山渔场进行海洋捕捞，场面蔚为大观。直到翌年农历三月至五月份，再回到东钱湖进行船舶维修，人员休整。其间，东钱湖不仅是众多渔民的后勤保障基地，更是他们的“练兵”场。



渔船过坝。资料图片

史载，至清光绪年间(1875—1908)，已有500多艘东钱湖渔船在舟山渔场捕捞作业，形成了著名的东钱湖渔帮，也即“湖帮”。据载，一直至上世纪三十年代尚有400多艘东钱湖渔船常年“驻扎”在舟山诸岛。其间出版的《中国渔业史》认为，海洋对网作业是我国海洋渔业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，由于该技术发明成熟于东钱湖，故称之为“东钱湖时代”。

上述的“东钱湖时代”早就远去了，之所以重提一下，无非也就告知今人，历史上东钱湖还曾有这一段特殊的另类荣光。今天的东钱湖除了发挥其固有的水利灌溉、渔业生产，调节区域生态、气候等传统功能外，正越来越多地担负着宁波“城市客厅”的功能，以其“西湖风韵，太湖气魄”，续写着更加美好的明天！

